

BARBARY SHORE

巴巴里海岸

[美] 诺曼·梅勒 著
段淳淳 杨婕 译



诺曼·梅勒

Norman Mailer

美国存在主义
文学大师诺曼·梅勒

重装上阵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BARBARY
SHORE

巴巴里海岸



[美] 诺曼·梅勒 著
段淳淳 杨 婕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巴巴里海岸 / (美) 梅勒 (Mailer, N.) 著; 段淳淳
杨婕译.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5
书名原文: Barbary shore
ISBN 978-7-5399-8147-5

I. ①巴… II. ①梅… ②段… ③杨… III. ①长篇小
说—美国—当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12407号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2013-586

BARBARY SHORE
Copyright © 1951, 1979, Norman Mailer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	巴巴里海岸
著 者	[美] 诺曼·梅勒
译 者	段淳淳 杨 婕
责任编辑	郝 鹏 孙金荣
特约编辑	肖 涛 曹红凯
责任校对	文艳丽
版权支持	王秀荣 张晓阳
封面设计	门乃婷工作室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瑞达方舟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毫米×1270毫米 1/32
印 张	8.5
字 数	221千字
版 次	2015年6月第1版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8147-5
定 价	32.0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或许，我从来没有走出过战争。耳朵后面那一小块不长毛发的干枯皮肉，便是战争之伤留存的痕迹。如今，应该是在某个三流理发师的处理下，这个伤口才被头发很好地盖起来了。然而，我内心深处的伤口，却是任何理发师都掩盖不了的。对于它，或许需要一位技艺高超的裁缝。

当我凝视镜子，在镜子里看到的毫无疑问是一个英俊潇洒的人。但那直挺的鼻子、模型般的下巴和光滑的脸颊都清楚地告诉我：这个有着艺术品一般外表的人儿，对我来说是如此陌生。不管我多少次认为这棕色的头发和灰色的眼睛依旧是我自己的，终究无关紧要了，因为甚至连我的年龄在内，没有一样是我所熟知的。我确定我绝对不止二十五岁，甚至更老，但由于得到了别人的精心照料，镜子里的我却是一个没有一丝皱纹的年轻人。

我曾一度发疯般地回忆到底发生了什么意外，在哪里发生的意外。直到最后，我似乎看到了一个可怕的画面：飞机撞毁，大火猛地冲进我的机舱。然而，没等我看到最后，飞机却变成了坦克，把我困在里面，随后画面不断跳动并出现新的场景：房子正在大火中燃烧，房梁砸到了我的背上。如此混乱的画面最终以玻璃碎片、手榴弹和炮弹的轰炸而结束——我可以想象出成百上千个类似的画面，但没有一个是我所寻找的真相。

零零散散地，我逐渐恢复了记忆。只是我仍然难以相信并接受如此痛

苦的回忆。我很确定我的父母已经不在，成为孤儿的我在一家孩童收容所长大，过着穷苦不堪的生活。而且，仍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认为我回想起了母亲，并且想起了我受过的教育。耳朵失聪了，我却能听到无数噪音，沉寂中充满着各种烦人的喋喋不休和叮当叮当的铃声；双目失明了，却因飘忽不定的光线而感到刺眼。因此，对我来说，回忆从来就不是一堵墙，而是一个能发生最非同寻常抑或最无关紧要的事情的轮盘，所有回忆都混杂在这样一个轮盘里，直到最后，我无法从各种稀奇古怪的幻想中分辨出哪些才是我所要找寻的事实。既非过去也非将来，对大家来说极为普通的过往，于我而言却是一片迷茫。我无法判断到底哪些事是真正发生的，哪些事仅仅是我幻想出来的。我是否真的见过一个人或者这个人仅存在于某本书里，对我来说都已经没有了意义。我是否真正了解某个国家或仅仅道听途说，对我而言也无从判别。每当看到一则十年前旧报纸里所记载的消息，我都感觉它与我所住过的地方一样亲切而遥远。我没有任何过往，因此，也可以说我拥有所有的过往。然而曾有这样一段时间，我能够回忆起一些零碎的记忆，却又仅仅是个支离破碎的片段。诸多如此破碎的记忆，令我迷惘而彷徨。

这段时间里，我付出巨大努力去找寻过往的点滴。我的做法和一些官员的秘书惊人的相似，我在街上跟踪着那些用好奇眼光打量着我的人。我搜寻名单，研究照片，然后躺在床上，理清思路去面对每一个简单细节。付出了那么多的努力后，除了发现我没有任何过往且也不可能有任何未来以外，我一无所获。盲人听觉灵敏，耳聋者视觉敏锐，而我则需要耳聪目明，这是自然而然的，也是必须的。

随着时间推移，我开始记起在以前每一个周、每一个月里，我究竟发生了哪些事情，而这些都成为了我的经历，我所有的也是仅有的经历。尽管记忆受到限制，无论如何这仅有的记忆也构成了一个世界，一年多来我第一次发现口袋里没有装着自己的名字（以便忘记自己是谁时，可以随时

拿出来确认)，我已经可以伪装成任何人了。我似乎变成了一个在沙漠中苦修的隐士，等待着指引。我已经一无所有了，而且一切也将会一无所有。我寻思着是否该找回我的童年和青春，但我也逐渐了解了我过去的大致框架，并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有它对应的目标。如果真是这样，那我已经达到了一种微妙的平衡。

现在，在我写作时，当旁人要我编造一个名字、一个故事或者为他们杜撰一篇文章时，我都怀疑自己是否还具有这样的能力（除非我是自愿的）。因为长时间以来我一直在干这样的事，并且我已被过往的回忆引诱若干年了。他们肯定也遭遇了和我一样的事，我在想他们到底有什么苦衷。

我很有规律地重复着一件事，那就是耗费足够的时间，在某些事情再次发生前可以彻底忘却它们。

我见到了个旅客，一个发福的中年男人，他和我绝对不是一类人。我知道他刚刚结束一段长途旅行，刚下飞机或是乘火车刚到站，但这说明不了什么。

他赶着回家，很不耐烦地收拾着行李，结果却延误了。当最后终于打好行李时，他叫了辆出租车，放好行李包，舒适地坐在后座上，随后懒洋洋地回头看了看街上正在玩耍的小孩，一切是那么安谧祥和。

他太疲倦了，呼吸变得沉重。他尝试着摊开报纸看看，却发现报纸印花了看不清，就将报纸搁在一旁了。忽然间，他莫名其妙地变得很沮丧。出租车已经开了很长一段时间了，他望着窗外，试图安慰自己。

出租车走错了路线。

他该怎么办？似乎很简单，举起手敲打一下车窗就行，但他不好意思去打搅司机，所以，他再次向车窗外望去。

他住在这座城市里，却发现自己从未见过这些街道，建筑物是陌生的，甚至连人们的衣着打扮也是陌生的。他又看了看路标，路标上有一个他不认识的字母。

他不由得心跳加速，便用手摀住心脏以使其平缓下来。这绝对只是一个梦，他双手抱住自己坐在后座上这样想着。他想着他正在梦中，这座城市，这辆出租车都是想象的。随后，就继续前行了。

我哭了，尽管他听不到我，我还是大声地朝他喊道：你错了，城市是真真实实的那座城市，只有你的出租车是过往的。说完这些话后，这个画面便破碎了。

夜幕降临，只有蜡烛与我相伴，备感孤独。我所想象的，如今却已成为了具体事实。尽管我写作的房间里有电路，却早已老化得不能用了。时间流逝着，我倚靠着门，等待着听到房客们去上夜班的脚步声，十四小时后他们才能回来。

于是，盲人带领着盲人，聋子大声对另一些聋子发出警告，直到他们的声音消失。

我想，即便是一个有魔力的盒子，也有打开它的方法。然而，我在思考，想要打开盒子却忽视了打开的方法是否太过不切实际。其实我更关心的是盒子里的东西。假如我以威利·丁斯莫尔作为开端，那也是因为他就是这个盒子的“钥匙”。至于我，不过是当了一阵魔术师的学徒，很快便把他忘了。

我那时候是如何生活的，就在这里说说吧。在那几个年轻男人如同健身房抑或自助餐厅般的宿舍里，摆放着我的一张小床。在当时那种环境下，人人都被逼迫着互相分享彼此的一切，因而很多这样的组织机构就无可避免地建立起来了。于是，我遇到了一个又一个室友，再次感受到那种由无隐私的生活所带来的特有的孤独感。若我有机会选择的话，我绝对不会选择待在这样的地方，只是这样的机会又在哪里呢？我无从选择。尽管整整一年时间里我没收到任何信件，与大多数人也仅仅是泛泛之交，我还是干了一个个无需技能的拙劣活儿，还有我压根儿就不想参加却花了我十美元的周末培训。我时时刻刻被我的野心驱使着，那就是要成为一个作家，为此，我也在尽力筹集资金。我计划着存五百美金，然后找个廉价房间：如果每周房租不超过五美金，精打细算到每一分钱的话，这笔钱足够让我住上六个月，如此，我便可以专心写小说了，至少也可以为写小说做准备。

终于，钱攒够了。有了这笔钱，我为自己找了个廉价房间。但廉价不是绝对的，无论多么廉价的房间于我而言总是永远不够廉价。每月我单单

清理房间就要花去三四十美金，甚至更多，而这些开销都飞速地消耗着我的积蓄。若不是后来威利·丁斯莫尔的出现，手把手教导我写作并且让给我他的房间，那时的我肯定已经绝望了。

既为人夫也为人父的丁斯莫尔，同时也是位剧作家，由于无法在家里安心创作，便在布鲁克林高地一个褐砂石屋里租了个家具齐全的小隔间。有一次，他提到这个夏天他将外出，离开前会把屋子转租出去。我赶紧连哄带骗地承诺我会替他照看好这个屋子。因为我们只是偶然认识的，于是我暗暗下定决心在以后的日子里绝对不会和他失去联系。丁斯莫尔的房间每周只要四美金，除此之外我没有发现其他比这更便宜的了。

我会时不时地登门拜访他，荣幸至极地观察着这间小屋所特有的每一个细节。果不其然，我这个人还是比较容易满足的，尽管这间小屋处于公寓屋顶下，只有一个窗户可以通风透气。这个窗户在晾衣绳上方，正好对着这栋公寓楼后院的安全出口，我从不觉得这样的一个出口会使得这间小屋变得多么压抑和闷热。

这间不到八尺宽的小房间，人想要走到窗户边都得从桌子和床间的小道侧着身子过去，墙壁上的油漆不知道有多少年头了，到处都是黄褐色的污点，表面也都像起了水泡一样往外凸起，大片大片石灰已经脱落，角落里的天花板烂得都能看到里面发黑的木板了，或许以前曾经有大量煤渣粉尘从悬崖下的港口区不断地飘来，盖住了这些木制品。吊床绳早断了，整个吊床的重量完全靠两个空啤酒罐支撑着。一周四美元的房租，讨价还价也不会更便宜了，我是真心喜欢上了这个小房间。

我习惯坐在床上，看着丁斯莫尔分类整理他的稿子，把桌上的灰尘拍到地板上，然后擦脸。他是那种不算高大却很健壮结实的男人，喜欢两腿叉开着坐在椅子上，身体朝前微微弯曲，下巴贴在胸部。这种姿势使他看起来像个足球前锋，再加上他那类似职业拳击手的头部，总体而言没有任何温和感。我没告诉他关于我的任何事，事实上，我也没那习惯。他一直

以为我是个退伍军人，我也从不跟他解释纠正，在这一点上，丁斯莫尔无论如何都是比较乐观的。比如对于那些他不感兴趣的作家，即使他们可以成为他自己论断的证据，他所做的也只是做一个分类，这样便足够了。所以，当被他贴上“战后问题”的标签分类号后，我很快就安定了下来。

“我跟你讲啊，孩子，”他总是这样说道，“多么惭愧与羞耻啊，当其他人可以同处一室快活地过日子时，你们这些军人却……”说到退伍军人时，他不禁提高了音调，充满敬意。“退伍军人合法地结婚和生活，他们的婚姻却面临破裂的危险，只因为他们连个破烂的公寓都分不到。这都得归咎于房地产的利益问题，而且这也是一种莫大的罪孽，尤其是当他们在外拼命打了一场反法西斯战争后，却没法清除掉自己家里的‘法西斯’。但我告诉你啊米奇，那些人错了，那些人如此纯粹地谋求利益是在自掘坟墓，因为退伍军人是不会支持他们的。”

我一直不知道他是否真的相信我这事儿，或者这种信任只是来自他那种对证明自己剧本的渴望。他作品里那种微弱的张力，正是战争时期广泛流传的表面的乐观主义，而这种东西在他死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在许多剧作家和小说家间流传，因为通过把所有的现象糅杂进丁斯莫尔的分类，他们政治上的不成熟都能够得到解决。事实上，这不过是那些头脑简单的人临时借用的一种模式——是非对错，迷惑混乱，还有像威利一样已经改过名字的处于危险边缘的男人。

然而，威利依然低着头，眼神闪烁不定。他的英雄仍然是那个年轻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并且已经活着从战场回来了，正在为“如何为这个世界而战”的演讲做准备。演讲的内容并不新颖，但一成不变的演讲绝对不会伤了剧作家的心，而且在这位年轻的退伍军人向他的听众讲述了他想要为自己的子孙后代创造一个怎样的世界这一主题之后，威利的演讲倍加成功。

我好像迷恋上了威利，这事儿让我有点害怕，但如今这种对他的迷恋却是如此显而易见。威利有个温暖的家庭，有他珍爱的家人，在外面有美

好的名声，对我来说，哪怕只是其中之一也是我敢想而不敢奢求的。他肯定接受不了需要花十秒钟以上时间来回答问题的思维方式。“在这个世上，有贫穷，相对而言，也有富裕，”威利总是这样说，“有先进发达的国家，也有故步自封的国家。如果把地球划分成两半，一半属于掌握了生产方法的人类，而另一半则是在法西斯主义者的掌控之下。”

对此，我提出了自己的不同见解。“真要说起来也很简单，每一个国家，都是大多数人基本上一无所有，大部分财富与权力都掌握在少数人手上。如此的贫富分化，可能正是社会得以存在的基础。”

听了我的话后，威利脸上浮现出一种充满伤痛并且怜悯的表情。每当我反驳他，他总是改变话题。“你看那些剧院，是何等的萧条啊，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米奇？原因就是，商业化太严重了。我们需要的仍然是人民的剧院，在那样的剧院里，人们只需支付四分之一的费用，并且和工会、学校的孩子们联系紧密，那里是你能够展示生活本质的地方。这才是一个工人阶级的剧院。”

“的确如此。”

“关键是得把剧院还给人民，经典的剧院总是能引领进步的。艺术会引领人们去战斗。”

去跟威利详细解释那么长的一段话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但我还是想给他一个特写，因为他是第一个向我介绍贝弗利·吉娜微的人，即使当我知道他在很多细节上添油加醋、不完全真实之后，他对贝弗利·吉娜微的描述依然影响了我很长一段时间。如果我能够早些做出判断，我应该了解威利其实是无知的，至于他对人们的看法，我只能说哪怕让一个男人用力把石头扔向一个看不见的目标，都能比威利的看法更精准。但做出判断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我的脸蛋让人们以为我不过二十多岁，而且因着自己孩子气的脸，我也常常觉得自己就像个第一次走进大人世界的少年，每个人看起来都是那么陌生与独特。我总是准备得多，也想得太多，结果经常把想

法错当成现实。

我第一次听到吉娜微的名字时，威利正在他的一次演讲上拿她做例子。“有朝一日，”他加强了语气，“我会让女房东收拾收拾你，”他停了下来，摇了摇凳子腿，继续说道，“等到你们亲自见到她之后，你会发现她是号人物。米奇，我给你个忠告，当你看清楚她的真实面目时你一定要和她保持距离。”

“为什么？”

“当她和您同处一室时，您的安全没法保障，”他又停顿了下，“因为她是个淫娃。”

记得我那时候就咧嘴笑了。“你怎么了啊，威利？”

“我没事儿，就是她不是我的菜，你看她那样儿，年纪大，身材又肥胖，”他抿了抿嘴，“而且，米奇，你要知道，结婚和婚外恋是完全不同的，我的意思是你应该从心理学的角度考虑一下。你有了孩子之后，肯定伴随着患病、变瞎甚至断手断脚的危险，我不是专针对军人，但我也看了那部有关性交的电影。”他突然来了兴趣，摇摇头，继续说道，“你记得那个男人吧，只会吹口哨不会说话的那个？天啊，我们需要在全国建立健康诊所，尤其是在南部。去年，我曾经到南部旅游，并在当地收集了一些素材，万能的主啊，结果我发现那边太愚昧太落后了。”

他捏了捏下巴，完全投入到了演讲中。“这个国家现在是如此混乱不堪——贫民窟遍地，青少年违法犯罪何其多。我指的是如果你统计一下，这些便是一纸控告书，而这也仅仅是表面上的一部分而已。你看吉娜微，或者和她一类的人，我想他们不只是身体上的问题，更多的是心理上的伤残。我看得出来，米奇，其实她的内心深处是孤独寂寞的，这些就是我想跟你说的。你知道的，她想向我先借点钱，我用早已准备好的话把她搪塞了回去，估计我这样做伤了她的心。人们总是觉得你应该为他们着想，所以她开始让我了解她的另一面：她没有文化，没有学识，因为她有太多清扫谷仓的家务。你知道的，很多典型的美国家庭主妇最后却上演完美逆袭，在事业

上取得了成功。我敢打赌，她八成读过《真正的忏悔》^[1]。”

“你并没有让她听上去充满诱惑力。”

“哦，她已经很性感了，但她同时也是一个疯癫的妇女。我也抱着这样的想法，可是这也牵扯到了她的丈夫，尽管我从未见过他，但我想他应该是那种一看到身边没有丈夫陪伴的女人就鬼鬼祟祟、满肚子坏水的人。”

正是这个女人，被丁斯莫尔认为有足够的魅力让他放弃自己温暖的小窝。我吃惊的程度溢于言表，因为我已经开始相信他最终会把自己的房间让给其他熟人，可是那天早上他来到宿舍，跟我说他即将动身出国了，我赶紧穿好衣服去自助餐厅吃早餐，而他就坐在我对面，将烟灰弹在我的茶托上。“注意，”他说，“吉娜薇已经允许我腾出房间了，我们得先制订个计划。”

我对他说：“我希望这计划能奏效。”

吃完早餐，我们步行到了公寓。对于一个六月份的清晨来说，街上还是如此冷清，上流社会的房子看起来还是一如既往的气派。春天的气息里充满着青草树林的芬芳，这很容易让人想象到花园里的泥草芬芳，因为至少在五十年前它们就已经存在了。我们走在通往远处海湾边悬崖的路上，透过清晨的薄雾，在海港对面，只见远方的天际线逐渐显现出来，一艘远洋客轮顺流而下，渐渐接近了港口。

我发现，在楼梯前面的斜下方，是吉娜薇夫人一个带有固定入口的地下室，那个隐蔽的门洞里面甚至没有一丁点儿杂草。丁斯莫尔一按下门铃，我便听到门铃在里边响了起来。

公寓里传来一阵脚步声，慢慢接近，随后小心翼翼地停了下来。“谁啊？”一个尖锐的声音传了出来。

威利大声报上自己的姓名后，我能听到门闩缓慢地打开了。威利沙哑

[1] *True Confessions*, 约翰·格里高利·杜恩的侦探小说。小说以曲折的情节和细腻的人物心理刻画吸引读者，以两兄弟的遭遇反映了黑社会的猖獗和天主教清教主义的虚伪，寓意深刻。

着嗓子叫了起来：“快点啊，快点啊，你看我们整天都在忙什么？”

“哎呀，是你啊，”有个女人尖叫着回应道，“好吧，你到底想怎样？”门开了个缝隙，有双肥嘟嘟的手按在上面，一双眼睛正从门缝里往外眯视，露出了尖尖的鼻子。“你还真会挑时间啊，总是在我最忙的时候出现。”慢慢地，带着点挑衅的味道，那人往后移动，直到我们可以从门缝里看到两团深红色的头发。

“你出来，我想让你和我的一个作家朋友见个面，他叫米奇·罗维特。”丁斯莫尔对着门缝做了下介绍。我傻里傻气地说了句“你好”，然后她便瞪着我，用一种意想不到的如同电话接线员般悦耳的声音说道：“很高兴认识你，罗维特先生，我现在穿成这个样子，希望你不要介意。”说完，她像拉开帷幕一样地打开了门。我一下子震惊了，丁斯莫尔事先什么都没告诉我。她太完美了，至少是我喜欢的类型，美得如火焰一般的闪亮耀眼，而之前我对她的第一印象不过是一个顶着一头火红色头发、走起路来摇摆着肥臀的女人。她矮小而肥胖，这点无可否认，然而她的四肢却是如此小巧，脸蛋上也没有一点儿皱纹，腰部更是十分纤细，夸张点说就是从宽宽的肩膀逐渐往下变瘦。

“我永远都在花时间打扮自己，”她抱怨道，“你们男人太幸运了，不用像我这样为了一套房子而浪费时间上下奔波。”她用电话接线员一般甜美的声音说完第一句话，又用泼妇骂街一般的声音说完了第二句话，接着再次大声喊叫起来。然而紧随其后的却是一阵沉默，她闭上了她那迷人的大眼睛，几秒后睁开了，眼神里充满着很虚伪的单纯。显然她以为这样做会有很好的效果，但也正因为她的眼神闪烁不定，效果反而不那么明显，令人心存疑虑。

这段沉默的时间反而充当了一个交流的平台，她和丁斯莫尔充满讽刺意味地对视了几分钟，突然间又变得笑脸相迎了。站在一旁，我有机会近距离看着她，发现真的无法看出她的真实年龄，不过我确定她绝对

不到四十岁。

“是，的确很辛苦。”最后丁斯莫尔咧着嘴笑道。他对她说话时，声音明显变尖了，“还有，你看起来依旧很好，非常好。”

“噢，还有你。”介绍完后她一直没注意到我，不过现在，她手按着臀部，朝我转了过来，“如果我听从这个男人的话，他两分钟后肯定会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

“你想得美。”丁斯莫尔说道。

她心情愉悦地大声笑了起来。我想如果我不在场的话，她肯定会捅一下他的肋骨。她噘着嘴唇，嘴唇上宽宽地涂着杂志封面模特用的那种老套口红，看起来像是在抗议下面那个小小的嘴唇。“伙计，你们作家，”她轻蔑地哼了下，“是不是都认为自己拥有整个世界？”

丁斯莫尔举起手做了个断然拒绝的手势，很满意地做了铺垫后，接着，他的语气不一样了，“听着，吉娜微，你肯定看出我们的目的了，帮我们个忙行吗？”

“帮什么忙？”很明显，帮忙这个词对她来说不是什么很愉快的暗示。

“我准备空出我的房间几个月时间，让米奇搬进去住怎么样？”

她皱了皱眉，回答道：“听着，如果我打个出租广告的话，我可以多赚五美元。”

“为什么房东个个都和奸商一样？”他对着她摇了摇头，“如果我继续付房租，米奇再搬进去，这样总可以了吧？”

她耸了耸肩，说道：“随你便。”

“行，那你为什么让我难堪呢？直接让这个孩子住进去不好吗？”他打趣地拍了拍她的臀部，“别这样儿，有点风度嘛。”

“噢，你们这些作家啊，太难缠了，”她揶揄道，“好不容易躲开了一个，结果又一个找上门来了。”

“我真的急需这房间。”我踌躇地笑着说。

或许她是在考验我吧，一会儿她便假装生气地点了点头，并说道：“那行，你就搬进来吧，不过每周四必须准时交房租，每周一必须提前交四美金，不准吹牛皮耍赖拖欠房租。”带着房东的固有作风，她口吻平淡却有着不可违抗的权威。尽管之后好像听到了谁的主意，她发着牢骚说道：“我也不想一整天来回追着你们讨债，我这边有很多事情要做，上帝都知道我每天为此上下奔波也没得到足够的报酬，所以希望你们能好好配合我的工作。”

“我保证绝对按时缴纳房租。”我信誓旦旦地说道。

“好吧，希望如此。”她终于勉强同意了。不过既然达成了约定，她还是微笑着说道：“那就回头见吧，罗维特先生，你每周可以拿到张新床单，而且如果你在我起床前就拆好被套的话，那你也可以来帮帮我。”这些话，她居然是以一种诱惑的口吻说出来的。

我们又寒暄了几句，随后便去了丁斯莫尔家。丁斯莫尔拍了拍我的背，说道：“孩子，她看上你了。”

“你怎么看出来的？”

“她就是喜欢你，我看得出来。像你这样帅气的孩子，接下来和她打交道有你忙的了。”

听了这话后我有点不乐意，习惯性地把手放到耳朵后的伤疤上，突然很想研究下我这张被丁斯莫尔认为很俊俏的脸。“不行，”我回答道，“我不会花时间忙着和她打交道的，我得做我该做的事儿。”

“坚持你的梦想，罗维特！”

我们慢慢走着，天也逐渐暖和起来。“她是个很奇怪的人，”丁斯莫尔说，“性格多变，”他叹息着，理了理头发，“总体而言她是个很好的写作素材，但是你让人们陷入一种纯粹为了利益的关系中，而这把他们内心所想的都揭露了出来。如今，整个社会的框架已然腐朽不堪了。”

“的确如此。”

我们到了他的房间时，他停了下来，握住我的手，对我微笑着：“孩子，

能够认识你，真是太好了，我也很乐意能尽我所能帮助你。”我还没来得及说话，他继续说道，“有些事我还想跟你说，因为现在的你和其他人一样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而让你不知所措的是你不知道该选择哪条路继续前进，不知道你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与之作对。”

“我是怕我会一直无法找到出路。”

“将来你一定行的，华尔街会让你无从选择，”他睿智地笑了，带着一副严厉而又有点得意的表情继续说道，“你只需要记住一件事儿，米奇，那便是这个国家所存在的最基本的问题。你知道那是什么吗？”

我坦白自己也无法确定。

他用他的拇指戳了戳我的肚子，故意用一种阴森森的口吻说道：“肚子里空空如也，人们都在忍饥挨饿啊，这就是这个国家最基本的问题所在。”

就这样，不同于其他多数的告别，我们以讨论一个基本问题而告别。在他即将走进自己的屋子时，我在漫漫长街的另一头转过身子，朝他挥了挥手，做最后的道别。随后，我便转身直奔我的公寓，该是收拾好东西搬家的时候了。

我把我仅有的财物运到丁斯莫尔的房间卸下后，躺在新床上，构思着我准备写的小说。经历了这漫长的一个夏天，我回顾和审视这段时间发生在我身上的事……但我也亲眼看到了这世上的是是非非，善善恶恶，而且真是百闻不如一见，通过眼睛，我能看到事物或者事情的方方面面，所以这世上还是有很多东西值得我去探索，去追求。

我幻想了好一会儿我的小说，接着想到了吉娜微。丁斯莫尔早就说过了，她是个淫娃。这还真是个奇妙的世界啊，我从来没这样形容过哪个人。我总是忍不住想起她胸前那上下晃动的乳房，因此可以预测，如果经过艺术渲染，它们会变得更加真实，生动。

这个早上她已经穿了一套家常服，外面却还盖着一条浴巾，就像两颗宝石，却镶嵌在黄铜上。毋庸置疑，她总是不断地尝试新的装扮：她那—